笑報

第六十七號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通訊處 上海海甯路天保里後新民坊四十四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醫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如此上海

駱無涯著 社會長篇

駱無涯先生以小說名於海內者有年然近數年來著述極少蓋以蓄志欲著一長篇社會小說爲搜求材料發身徵逐放無暇執筆耳徵逐之結果耗時歷三年揮資近萬金材料搜集既多於是此如此上海一書始告完成夫書以如此上海名則書中對於上海社會淫邪姦惡之穢穢表白之詳描寫之刻已可於言外竟之全書三十回共六十萬言中以一因僅苻發而選濕之鄉富爲骨幹復插寫以稱稱艷史秘閱讀之可增無數閱歷及見識

□白相場中一件小事

吃醋是白相場中一件常有的平常小事不過吃醋要吃得有面子如果吃得沒有面子那末也不必白相了這部如此上海中便有一件吃醋的事面子果然占得十足事情也有趣得萬分直吃得鴇母妓女服服貼貼對手方却哭不得笑不得經那無涯先生這枝生龍活虎般的筆描寫越發覺得有聲有色

全書三册實售一元一角二分 贈品百貨大會期內贈券兩張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得勝留聲唱機公司

上海四馬路望平

又出新片

申曲丁少蘭 大家婉娥 合唱

全本陸雅臣五張

全本庵堂相會二張

姑嫂燒香一張

夜夜遊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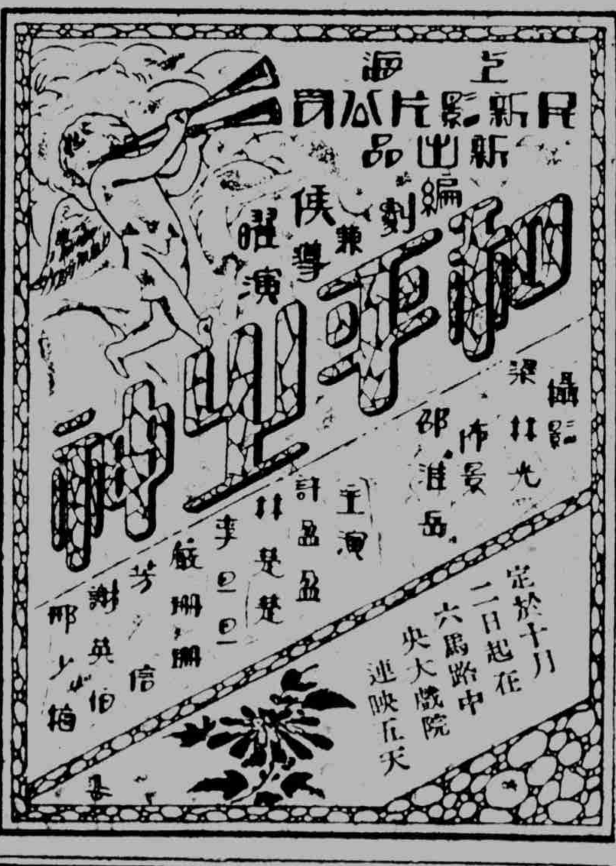
跳槽 趙五娘 四季春調 一張

唱機唱片一律減價

海上名醫試驗

眞正西藏馬寶出售

青雲閣主人家藏之眞正西藏馬寶曾請上海名醫余伯陶先生試驗歷著神效確能治文武癲狂痰迷心竅搭羊痴風失魂落魄嬉笑怒驚小兒急驚婦人白帶噎膈反胃等症輕者七八分重者四五錢服之貝有起死回生之功定價每分四元四分起碼此告代售處上海英大馬路德醫里內義豐廠



嫦娥歡迎

素在清和坊一弄內之鳳娟日今移於新會樂里二弄東一家自遷之後遊客盈門裝飾美麗招待甚優房間清潔香透光亮樓檯暖閣難出以存致使應接不暇娛嬉之樂奚有勝斯雅室常受殷勤之惠爰特登報聲明俾得欲往諸君以臨此景方知遊目騁懷非謬譽也

情誼館主謹識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濃薄關係身體之强弱故研究衛生者首宜保養身體調護氣血爲要

自來血爲滋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發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者不可勝計可見神功久著確非僞藥欺世者可比

凡男子患面黃肌瘦血弱精虧婦女患產後虛弱小兒患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 ▲價▼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大聯珠 小聯珠 聯珠

聲價比珊瑚 市上香烟知多少 貨色算他頂々好 烟絲黃 嫩味芬芳 持贈親友至堂皇 一枝吸罷餘香在 解悶消閑此最良

神州影片公司

影片預告

編劇 施濟羣 導演 顧肯夫

主演 徐維翰 何 林文英

可憐天下父母心

現已攝製 日日開映

金鼠牌香烟

鼎鼎香烟 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思集 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 華夷同與

各紙烟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日用所需 費輕易取

有烟以來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汪洋醫生

汪洋醫生統治內外各科不論何症均極擅長對於花柳尤爲專門手術敏捷鑑別精詳凡患梅毒淋病無論新久或已經注射未愈或注射後而病反加劇或願打針或不願打針或須注射或不須注射一經診察洞見癥結或宜或急立可解決宜服藥者即服藥宜注射者即注射德國六〇六且汪洋醫生素懷慈善過病者經濟困難注射六〇六祇收藥本而已上午西門方浜橋（中）西醫院午後二時至六時在勞合路億鑫里一離漢記樓上）公立大同醫院候診

名滿天下

上海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瘋癱皮膚病毒聖藥

哈士蘭 內服 外搽 六零六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毒 內蘊瘋痛外發潰爛 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 治梅濕瘡瘍腐爛 及一切皮膚癬疥 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樣盒二角

心心照相館

定價低廉 各界賜顧

地址南京路望平街口

電話中央四七七六

記大嚼

(笑記者)

初、怪風嘗以函來、發起同文聚餐會、不佞覆信報可、而以塵事忽忽、迄未舉辦、既而康不眈以詔大喇叭、大喇叭者、見人便吹者也、於是王瀛洲、周元琪、劉恨我、林默厂、陳乘翔、馬凡鳥均願加入、余則更介紹怪風入會、凡得十人、而議於十月三號開成立會於三馬路美麗川菜館、由王瀛洲君主席、會名則假定之爲大嚼、

先期由王瀛洲君遍發請柬、不意康不眈亦以是日爲情俠捧場、陳乘翔羈於家事、劉恨我則捨大嚼而赴東亞、應周瘦鵑音樂大會之邀、於是缺席者三人、而蒞會者僅得竹林七賢之數、雖會費均繳齊、而殺同人之興致、則實不少、可惡哉、此三人也、

余等於七時半入席、未幾、一粲者姍姍其來、大喇叭嚐曰、此康不眈之情俠三阿姊也、胡爲乎來哉、因謂之曰、爾來、其爲康不眈作代表耶、情俠老三曰、是也、阿康因正在碰和、未克分身來此、囑我來向諸君道歉、大喇叭吹曰、既作代表、請進一觴、情俠老三辭不能飲、大喇叭不可、於是情俠老三勉進一巵、復滕以葡萄汁兩杯、入席小坐、清談片時、始盈盈而去、

情俠既去、大喇叭三杯入肚、吹興大發、則滔滔述其性史、手講指劃、涎沫橫飛、鄰座聞聲、多有來相窺者、余召福祥柳青、見其吹狀、詫爲奇觀、伏椅吃吃而笑、竟達十五分另四十九秒之久、僕歐亦掩口葫蘆、忍俊不禁、

是日也、壽十元菜一席、黃酒八斤、葡萄汁一瓶、汽水四瓶、鮑魚一罐、白金龍一聽、復抽籤決期會事主辦、由林默厂抽得、會址則定於北京路大加利、

馮大少爺欠車錢

(咄咄)

上海灘上有實無名的馮大少爺、也不知有多少、有名無實的馮大少確只有二個、一個是小報上投稿的馮夢雲、他時常歡喜稿子上署名大少爺、在外面實際上說沒有大少爺的頭銜、當然不能說他是[illegible]實的馮大少爺、馮夢雲既不曾闊綽的交際、又沒有漂亮的寡老帶着、這汽車帳諒來不是他欠的了、那末再有一個、又不姓馮、又不叫少爺、因爲他代替馮大少爺做過一番事體、故而得了一個有名無實的頭銜、這位代表馮大少爺、喜出自以爲大少爺的風頭、常常帶了臨[illegible]馮大少奶奶、坐了出租汽車、去出代表少爺的風頭、那爿汽車行裏[illegible]辦事員、覩他像煞有介事、一面孔馮大少爺眉眼、就放放心心給他[illegible]字做帳、那自以爲馮大少爺的朋友、看汽車行裏當我眞正馮大少爺[illegible]待、於是三不兩時打電話去喚汽車坐、這樣一個月風頭出下來、租[illegible]帳倒欠了三十六塊洋鈿、汽車行裏人去收帳、今天推說明天、明天[illegible]說等主任先生到上海來、糊裏糊塗瞎敷衍、這幾塊變漂亮格汽車帳却假痴假呆不付出去、聽說主任先生巳經到上海哉、馮大少爺格汽車帳到底付了沒有呢、哈哈、有名無實的馮大少爺啊、倷覺着阿要難情、……這爿汽車行裏早巳說過弗是生意經呢、

記大小姐

(斌色)

大小姐、姓百家姓上第一個字、三七年華、風彩出衆、髮作目前最時行之鴨屁股式、衣紅地黑格之長馬甲、黑花絲襪、高跟皮鞋、常出於大華安樂宮等跳舞場、目前明星名妓、咸喜自己開汽車、小姐乃交際之花、豈不見獵心喜、故新買黑斯登跑車一輛、價洋一千三百兩、其號碼爲『赐』『雪克司』『諾』『?』、日來小姐每日清晨或晚間、專學習司機、半張頭駕駛執照、已領出、大小姐之未婚夫姓龍共、向來留學美國、去年冬畢業歸來、擔任外商洋行工程師、雖未正式結婚、不時已見她倆一對倩影、行行於靜安寺路矣、小姐廣交際、常有妹行中之宴會、昨日(能自混蛋)下午四點鐘、記者遇小姐於安樂之宴[illegible]、見其同伴有二婦人、一個男子、已是亞而變了、吃大菜數客、約一[illegible]半鐘頭、始席散、仍坐自己的新汽車、疾馳而去、像大小姐這樣的風頭、眞不愧是『交際之花』『解放女子』了、

節後回憶

(西坡居士)

當這節後的當兒、堂子裏喬遷者、掉塌化者、節初帮忙者、種種花頭經、把我們幾個嫖客的洋鈿鈔票、恐怕鑄也鑄不及、印也印不及、這幾天忙得來、都爲的是交花稅、好容易今天停了一下、不妨把上節瑣絮有趣的事情、寫了出來、大家看看、

西福致某家生[illegible]物興、一節功夫勤[illegible]花頭哉、連得堂差勿[illegible]四十個、被頭常光[illegible]功、唔篤阿相信、勿[illegible]去打聽打聽、

福裕里大玉石[illegible]甚麼眞名一見便知、[illegible]、因爲房間生意輕得交關、沒有法子、只好時常韓莊走走、

民和里我我、(同上)生意做得眞欠就、叫之俚倷幾個堂差、對勿住、遠東房間開好哉、請倷嘗嘗看、名字就叫先吃滋味後會鈔、

小花園寶仙老八

馬路電訊

徐家滙南洋大學、定於本月九日十日十一日舉行三十周年紀念會三天、並開工業展覽會、同學會且定九日晚舉行聚餐會云、(風)

交易所與監理官

(岳岳)

[illegible](二號)下午、四川路[illegible]品交易所、特開臨時會[illegible]、籌商對付交易所監理[illegible]之辦法、結果如何、則[illegible]從探悉、以意測之、當[illegible]謀繼續抵制之方耳、溯[illegible]農商部之設交易所視察員[illegible]、原屬閒散差使、并非[illegible]職、部委該員、咨出數[illegible]面子、做其秋水人情、[illegible]在充斯任者、掛名而不必料理一件公事、坐領乾修、又何樂不爲、如前任之蒞復、因與章行嚴交密、章任總長、遂畀以此職、交易所方面、因其設立之初、與本身不生應響、遂置之不問、今謝銘勳任視察員未久、忽又奉部令改爲監理官、更須抽營業稅、每一交易所、由監理官派常駐委員一人、惟證券交易所則否、蓋以公債例無國稅也、至是各交易所始感昔者視察員猶可隱忍、今易名監理官、即起變化、而生關係、於是聯合以拒之、然已不及、惟監理官送致各交易所之公文、則仍被退回不受、謝亦無如之何、故迄今渠派出之駐所委員、亦未克蒞各交易所執行公務也、聞謝氏爲上海取引所之華買辦、玆雖被任交易所監理官、華買辦一職、仍兼[illegible]領、而此次擬定舉行之抽稅辦法、係取萬分之二、即以標金而言、則每做廿八條交易、以市價三百七十兩計算、抽稅二成、即合銀二兩、則各交易所每日交易條數極鉅、事果實行、稅收數目、亦殊可驚也、

歌場閒談 (二)

(馬凡鳥)

自魔術戲盛行以後、主要角色、恒爲台柱擺去、例如麒麟童、在貍貓換太子劇中、前後須分飾陳琳包拯狄青數角、故以後所謂名角者、非樣樣皆知不可、然充其量亦不過一個大半瓶醋而巳、王瑤卿破壞青衣花旦界限、人猶病之、今則如何者、京劇退步歟、老戲迷當發一嘆矣、

孫毓堃爲北京伶人之一、將在大新登台、海報大書日『楊派嫡傳』孫亦自承不諱、其臉皮之厚、小達子常春恒輩、專美於前不能也、

打嚴嵩一劇、做白並重、其中快板、非能運用嗓音且咬字準確者、不克勝任、滬伶麒麟童素以是劇名、其實唱既無嗓子、白又滿口倒字、即做亦惡劣不堪入目、而所謂顧曲家者、頗稱道之、誠令人不可思議、

某君忘其名、曾評滬伶所演本戲日、『有腔皆俗、無論不貧、』寥寥八字、罵盡一羣野狗、

前年黃玉麟在京時、出演於新明劇場、有海派名角鄭銘武者、海報大書勇猛武生兼演古裝花衫、一時傳爲笑談、其實楊瑞亭之老旦、小達子之花面、亦一邱之貉耳、

韓長寶之武生、雖不及楊(小樓)俞(和玉)、然宗派甚正、非一般野狐禪所能望其項背、近來新舞台、就觀衆之眼目論、似不及劉漢臣王灑川等、顧曲家之程度若是、尙足以論戲乎、

李吉瑞之學黃三、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小達子之學李吉瑞、則取其糟粕中之糟粕、故每其演無論何戲、總是一團糟、

紅報紙出售

如欲購紅報紙者請與新報館狄芝生君接洽

友[illegible]影[illegible]出品

荔鏡傳

共十八大本

導演 俞伯嚴

主演 文逸民 范雪朋 陸劍芬 徐琴芳

業已攝竣不日開映

東陸淫窟雜記 (八)

(王箸漁)

(接前)中俄日韓四國俱備、華娼聚處曰北大院、穿進總門、環巷皆娼戶、窯其構造、殆如哈爾濱會芳里之縮形、妓多俄產、在隸次之、蓋僑居此地者、俄人最衆、俄娼設置與滬上之西洋堂子相似、入門先由招待室、衆妓排立座前、任客選擇、合意者留之坐、餘則散去、清茶、客餉牛乳沙河拉(羅荷糖)一盂、相與雜踏而巳、幽會者別有密室、余未親臨妙境、難道其詳、日娼頗長生意經、多善華語、熟客隔日未去、再見時必道想思、綺情綿譜、迷湯彌足、一日偕奉省友人關君、同往日娼金子處茶會、金子者、固關君意中人也、甫見面、金子語關曰、一天不見想煞人、兩天不見懶進食、三天不見病相思、關莞爾曰、豈有此理、金子責關以負心、余嘉金子能直言、二人不辨其意、余爲之譯曰、一天不見、袁頭洋錢想煞人、因無洋錢難繼衣火、所謂懶進食者、乃沒得食之遁詞、實則無食可進、雖不懶奚爲哉、綠未得食、故隨積餓成病、病相思者、思食而已矣、既合情理、復叶邏輯、關君所云、豈有此理、實則必有此理、蓋赤裸裸之寫眞說法也、關則捧腹、金子則罵以不尙高的小太君、(日語)即此一例、可代其餘、且日娼招待之周、雖華娼猶恐不逮、日本國民富於創作性、無論男女、處處特顯其勇毅之精神、強國之基、殆建於此、我華人不知自強、徒罵強者爲帝國主義、未免薄責巳而厚責於人矣、韓娼即朝鮮妓、肌膚冰潔、微呈粉黃色、黃種人膚色純正者、恐無逾於韓人、顧嫺靜或有可取、而活潑則不逮遠甚、且杏眼邊際、每含亡國之淚、燕語聲中、時感凄零之思、蓋其環境使然歟、中國主權破產、形式雖在、精神巳亡、與有同悲、夫復何言、

大學生秘史 (二)

(仇劍)

▼圓姑娘

圓姑娘者、男子也、以其女性成份較多、故以姑娘稱、姑娘蘇產也、性穎慧、多才藝、面首姣好、而肌膚尤爲潔白、每露胸臂、則瑩瑩如雪、撫之柔然、加以吳語阿儂、眞個令人銷魂也、性尤溫馴、待人接物、處處以和、故同學爭相愛之、咸以得彼同處爲樂、報以一笑爲快、有口口先生者、有其口而無其實者也、弊之最恭、媚之維勤、常隨侍於左右、坐必同、食必共、行則不離、宿則一室、雖姑娘有時[illegible]之、然口口先生輒嬉皮笑臉、務[illegible]其快樂而後巳、並常破私囊、供[illegible]蕭晨大嚼、姑娘以區區饞嘴難然[illegible]自吃東西樂得、因亦難以棄口口[illegible]然口口之苦費心計、慨揮巨金者[illegible]眞眞出於朋友之篤愛耶、蓋猴子[illegible]心、別有懷抱也、

二人同遊同息、姑娘儼如口口之利品矣、然同學乃公共之同學、[illegible]娟娟此豸、豈能讓口口獨占哉、[illegible]是酸化之作用以起、莘莘學子、[illegible]摩拳擦掌、效匹夫之爲、欲得口口[illegible]而甘心、羣毆之期、巳有日矣、聲風不密、口口巳知、中心彷徨、焦急萬狀、竊思被毆既難堪其痛苦、毆後又必遭人厭棄、久蓄之野心、將不可違、不如外還其慾、而後棄姑娘、則老拳可免、夙願得償矣、乃決計實行、星期之晚、同學[illegible]家、三號舍中、僅彼兩人、於是[illegible]姑娘之名、從今而符其實矣、

[illegible]第二日起、圓口二人之感情漸形[illegible]淡、三四日後、竟實行決裂、讒[illegible]喧騰、全校畢聞、於是羣毆之議乃息、提心吊胆之口口、如是可無[illegible]虞矣、詎不知變生意外、不十數日、口口病而死矣、因悶稱於星期之[illegible]也、同日之晨、圓姑娘亦患痢、[illegible]常、未三日而面黃肌瘦、不如[illegible]日之俊麗矣、同學之愛、遂亦一[illegible]而爲憎、

無辜被累之中國實業銀行

(銀行練習生)

寃哉中國實業銀行、不幸哉、中國實業銀行、僅以一字之訛傳、實際上之損失且不論、因此而所受之名譽打擊、以及今後營業上之阻滯、亦非一朝一夕可恢復矣、記者涸跡銀行界中、於該行頗熟悉、爰將各大報所未及者述之、

被累之原因等。各大報均有記載、大致附合、中尤以商報之記載最詳而最確、蓋得力於傅小庵也、

二十九日一日所兌出現洋、計八十七萬餘、加以存戶之提款、共在一百十萬之上、如此巨額、得以應付裕如者、內則賴營業主任金凌霄(金爲山上游錢業巨擘)之竭力維持、外則得上海銀行陳光甫之及時援助、與各錢莊之誠意代兌、故克無慮、該行創立於民國八年四月、資本收足五百萬、(商報稱三百五十萬元有誤)總行在天津法租界、爲[illegible]希齡聽心湛等發起、股東中若錢能訓王克敏輩、皆有力份子也、此[illegible]則有華新銀行(新近有分行設在該行對面)華新紗廠及順時鍊鋼廠([illegible]在天津)皆與該行有連帶之關係、故凡熟於銀行業者、無不知其[illegible]底之穩固、資資之雄厚、一般人士之心懷不安者、睹此亦可釋矣、該行近又在北京路起建新屋、明春可告落成、此亦該行營業順利之証也、

憶琴索隱

我[illegible]前兩期本報、見均有吳門一鷗君、記載琴艷之事、異甚、思琴艷乃一鷄歌女耳、何屑此君嘵嘵記之、以汚其筆墨耶、乃猜想多時、察看文字、原來係老友東洲君化名之大作、其記琴艷事、却有原因在焉、[illegible]國述之於下、琴艷、初隸天韵樓、婢學夫人、歌待衣劇、以非驢非馬之油腔、其戲之劣、無人歡迎自不待言、自去[illegible]老友東洲夢蝶舜徒等諸君、公餘[illegible]暇、作天韵游、見其天資尙不鈍、欲有所就之、始則高聲叫好以捧之、繼則咏歌塡文以揚之、於是聲高[illegible]烈、幾於無夕不往、從此琴艷聲[illegible]漸高、捧者漸衆、地位竟還至第[illegible]第二三把交椅之間、所入之賞[illegible]巳增至平均每日將及兩元矣、孰知壁位日增、彼金錢收入亦易尋老相結又多、見東洲等諸君之捧、係聊以消遣之舉、並無過屠門而大嚼之意、於是白眼常加、目漸無人、東洲君等始悔前行此庸人自擾之事、然見其如此忿甚、思有以懲之、月前余適在座、力勸之、並云君等懲之、於彼無大害、於君等無大棄、又何必耳、且看其日後驕者終必敗也、余今觀東洲載其客串云有贈笑生贈以花籃、並力捧之等事因記此、以明捧角之無味、而敬告贈笑生君慎之、須知前車可鑒耳、

哈哈吳門、一鷗君請了、我官佈你的事、請原諒小生饒舌、這廝有禮了(桃潭小隱註)(桃潭小影)

讀完江湖奇俠傳後

(雙口)

[illegible]第一要聲明、在下做這篇文字、一來不替世界書局做廣告、二來不是無端恭[illegible]不肯生、其故是讀了江湖奇俠傳之後、不由得我不欽佩、更不由得我不說道幾句話、

普通一般所謂武俠小說者、無論新舊、大致千篇一律、不堪卒讀、偶有可以欣賞精采之處、往往被作者窮兇極惡的描寫、反把一椿好端端的事弄成惡狗相咬、

江湖奇俠傳全書共九集、分八十六回、回回皆有精采、而無過火之弊、自始至終、差不多有幾十萬言以上、不肯生寫來、好像不曾用力、只是平平叙出、然而讀者的興趣、巳是超過一切了、書中所叙人物、多至一百以上、各有各的能耐、各有各的性情、絕無類同之點、我想施耐菴若是讀了這部書、少不得也要說一聲、『後生可畏、青出於藍』咧、還有一點、最值得讚美的、就是他的結束之驟急、因爲做小說、常容易說得過於散漫、到後來無從結束、他這麼驀地一收、表面上好像太急促、棄掉不少下文、其實全傳至此、確巳功成圓滿、往後的事、反不如讓讀者自己去意會的有味了、

我的朋友秦瘦鷗君、一年前也在那裏着手編一部『草澤英雄傳』、開場幾回、我曾見過、手段也很不差、將來大可與不肖生並駕齊驅呢、

笑記者按 草澤英雄傳巳開始登載於今日出版之荒唐世界中、

長篇社會小說 春色惱人錄 (五四)

(荒唐生)

第四回 星光閃爍導演無緣 舞影婆娑佳人有疾

袁蕙芬這時房間還不曾開好、那裏說得出號頭、就答道、你祇要看牌子上寫着袁女士、你就進來好了、白蟲道、好好、一准如此、過一個鐘頭、我這裏的事料理舒齊、我就來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你不要給我吃空心湯糰、害我白跑一趟、那可不是生意經、袁蕙芬薄怒道、我幾曾拆過爛汚、你既然不相信我、那麼就不必來罷、白蟲忙道、不是怎樣講、實在你對於我、很有些捉摸不定、一歇歇、就要換樣子、我不能不說說定、袁蕙芬笑道、既然如此、那末我決計不拆你的爛汚、你就來罷、說着回頭又回白蟲微微一笑、便嫋嫋的出去了、那時白蟲心中便好比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落的不定、做事情那裏還有心想、草草的把事情了結、換過了一身西裝、領頭雪白、衣襟必挺、兩只皮鞋飾得亮晶晶、又跑到理髮店裏、修了一個面、頓時又覺得容光煥發、宛然是一個極漂亮的少年公子、在鏡子裏照了又照、自己也不認得自己了、這纔從理髮店出來、一部黃包車、如飛的到了遠東、向牌子上一看、祇見五樓五百十四號、端端正正寫了袁女士三個字、心中大喜、忙鑽上電梯、上了五樓、尋着了五百十四號、推門進去、四面一張、祇見空空的沒有一個人、心中暗想莫非是袁蕙芬還沒有來麼、既然房間巳經開着、大約不多時候、就要來的、不至於會拆爛汚的了、